

傳世箴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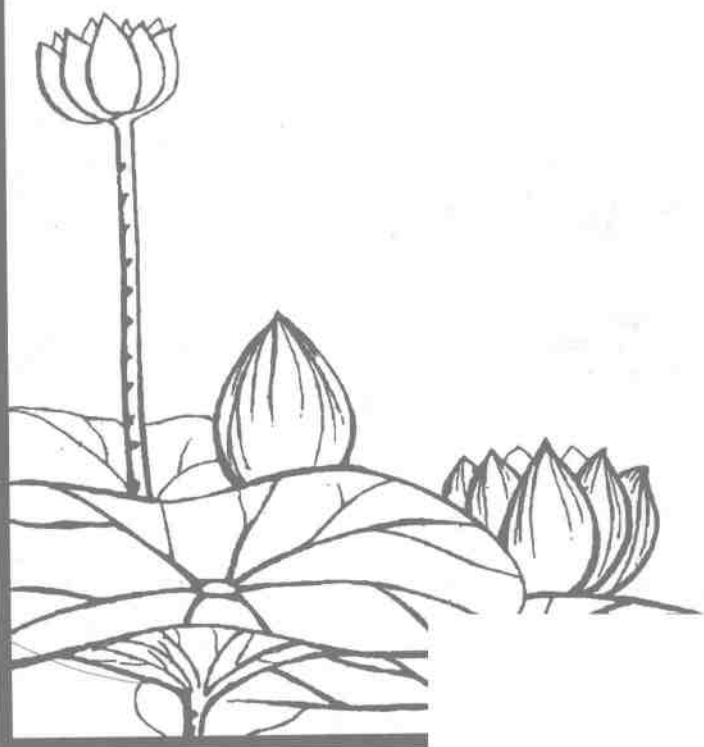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冊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传世箴言

第三册

《新菜根谭》



新菜根譚

〔明〕大围山人

卷一

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。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：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。

与作梅鬯谈，当今之世，富贵无所图，功名亦断难，就惟有自正其心，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。所谓正心者，曰厚，曰实。厚者恕也，仁也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；实者，不说大话，不务虚名，不行驾空之事，不谈过高之理，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。因引顾亭林所称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者以勉之。

劳谦二字，受用无穷，劳所以戒惰也，谦所以戒傲也，有此二者，何恶不去，何善不臻，当多写几分，偏示诸弟及子姪。

治国家有二言，曰：忙时闲做，闲时忙做。变气质有二言，曰：生处渐熟，熟

处渐生。

因天时与地利，是农圃之参赞；损有余补不足，即商贾之裁成。傥其日用而知，其去圣人岂远？

人主有公赋无私求，有公用无私费，有公役无私使，有公惠无私惠，有公怒无私怨，此数语可称五美，苟能如之，于从政乎何有？

我闻曰：大臣法，小臣廉。法则无不廉矣，廉则无不法矣；法则庶士无不端矣，廉则百姓无不足矣。如此，而世道不升者，未之有也。

故夫人之生，仅可百年，而读书挾策，以图未然之富贵，为诗赋，弄笔墨，以求传其名，又进焉而建立功德，以与乎古者圣贤之列。能者为之，不能者强而不息；穷焉而自以为可通，幻焉而自以为真，困顿焉而自以为犹多余地，焉而自以为尊。且夫人之游于世中，何必其不然，而亦何必其然。

学者当知孔门所指求仁之方，日用之间，以敬为主。不论惑与未惑，平日常是如此涵养，则善端之发，自然明著。少有间断，而察识存养，扩而充之，皆不难乎为力矣。造次颠沛，无时不习。此心之全体皆贯乎动静语默之间，而无一息之间断，

其所谓仁乎！

忠信者，真实而无虚伪也；无些欠缺，无些间断，朴实地做去，无停住也。敬者，收敛而不放纵也。

忠自里而发出，信是就事上说。忠，是要尽自家这个心；信，是要尽自家这个道理。

或问：『仁当何训？』曰：『不必须用一字训，但要晓得大义通透。』

『仁』字说得广处，是全体。恻隐、慈爱底，是说他体相。

仁是根，恻隐是萌芽。亲亲、仁民、爱物，便是推广到枝叶处。

仁固有知觉；唤知觉做仁，却不得。

以名义言之，仁自是爱之体，觉自是用，本不相同。但仁包四德。苟仁矣，安有不觉乎！

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。礼尚往来。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；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。人有礼安，无礼则危。故曰：礼者不可不学也。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



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；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。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道至高无上，至深无下，平乎准，直乎繩，圓乎規，方乎矩，包裹宇宙，而无表里，洞同覆載而无所碍。是故体道者，不哀不乐，不喜不怒，其坐无虑，其寢无梦，物来而名，事来而应。

五性者何？谓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也。仁者不忍也，施生爱人也；义者宜也，断决得中也；礼者履也，履道成义也；智者知也，独见前闻，不惑于事，见微者

也；信者誠也，专一不移也。

除忿怒箴：尘生便扫，莫论是否；百年偶聚，何苦烦恼；太虚之内，无物不有；万事从宽，其福自厚。

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：『凤兮凤兮？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，已而！今子从政者殆而！』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辟之，不得与之言。

兵者，诡道也。攻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；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故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失传也。

使人大迷惑者，必物之相似也。玉人之所患，患石之似玉者。相剑者之所患，患剑之似吴干者。贤主之所患，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。亡国之主似智，亡国之臣似忠。相似之物，此愚者之所大惑，而圣人之所加虑也，故墨子见岐道而哭之。

陈轸贵于魏王。惠子曰：『必善事左右。夫杨，横树之即生，倒树之即生，折而树之又生。然使十人树之而一人拔之，则毋生扬。至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而不胜一人者，何也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。子虽工自树于王，而欲去子者众，子必危』

矣。』

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；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『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；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
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，皆是所受定分。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，今人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，盖为不知学。古之人，在乡闾之中，其师长朋友日相教训，则自然贤者多。但学至于成性，则气无由胜，孟子谓『气壹则动志』，动犹空移易，若志壹亦能动气，必学至于如天则能成性。

故欲利甚于忧，忧则疾生；疾生而智慧衰；智慧衰，则失度量；失度量，则妄举动；妄举动，则祸害至；祸害至而疾婴内；疾婴内，则痛祸薄外；痛祸薄外，则苦痛杂于肠、胃之间；苦痛杂于肠、胃之间，则伤人也惨；惨，则退而自咎；退而自咎也生于欲利。故曰：『咎莫惨于欲利。』

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，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

孔子也。

君子行不贵苟难，说不贵苟察，名不贵苟传，唯其当之为贵。

以汤浇雪若何？人多答曰：雪消也，亡也。然则此答半是矣。以汤浇雪，不仅雪消汤亦不复为汤矣。以有限之精力逐无涯之事业，事业有成，此生何有？可发一叹。

『怜』之一字，吾不乐受，盖有才而徒受人怜，无用可知。『傲』之一字，吾不敢矜，盖有才而徒以资傲，无用可知。

胸中不平之气，说倩山禽；世上叵测之机，藏之烟柳。

术不可以久行，伪不可以屡作。术以巧胜，巧穷是拙矣。伪以饰胜，饰穷则露矣。

凡两讼者，各据所见，无不凿凿。听讼之耳，何由鉴别？

惟从其弥缝极工处，便知其极破绽处。盖天下之人，无故而多一语，此语必有所为。极极工者，乃其极拙处。若夫理直者，其言自简，了无曲折；反有拙漏，故望而知其诚伪也。



君子將立言以垂于后，則其與平時接物者不同。孔子之于陽貨，蓋以大夫之禮待之，而其作《春秋》則書曰盜。又嘗過楚，見昭王，當其問答，自必稱之為王，而作《春秋》則書『楚子軫卒。』黜其王，削其葬。其從眾而稱之也，不以為阿；其特書而黜之也，不以為亢。

大智若愚，大勇若怯，良賈深藏若谷。反復看來，畢竟無過藏字一訣，但和而不流，亦是吃緊為人處。

道理無奇特，乃人心所固有，天下所其由，豈難知哉？但俗習謬見，不能痛省勇改，則為隔礙耳。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，忍終身慚乎？此乃實事，非戲論也。

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，觀其與桓溫戒萬之語，可以知其人矣。放浪山水，抑豈本心哉！臨文感痛，良有以也。而獨以能書稱于后世，悲夫！

士大夫逢時遇合，跬步以至公卿非難，而歸田民難，此東坡有激之言。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，釋肩而去，如大熱遠行，雖未到家，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，已足樂矣。此非親履其境意適于中者不能道。

面而譽之，不如背而譽之，其人之感必深。多而施之，不若少而施之，其人之

欲易遂。

欲果无边，宅畔有宅，田外有田，官上有官，身后有身。故家弥大而营亦大，位弥高而愿望亦高。失陇望陇。得陇望蜀，世短意常多，翻不如三家村里省事汉撒脱。

祈年莫若爱日。尺璧寸金，未足为喻。能爱日，可使一日为两日，百年为千载。应世法，微微一笑；度世法，冷冷半语。

视佛法如看天畔树，树外有天，天不限树，人竟不能于树外见天，以为天尽于树。

人只道人心不平，不知自心更不平，假如失意时，受了人一拳一棍，几恨死矣。及至得意后，打了人百拳百棍，反更称佳。以此知自心不平。

有闻见而无智慧，如人在三光之下而自家无眼，不见一物，终冥然而已。有智慧而无闻见，如明眼人在大暗中举足坑塹，岂不艱脆！

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，守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，省事然后知平日之费闲，闭户然后知平日之交滥，寡欲然后知平日之病多，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。

蓬朝开而暮合，至不能合，则将落矣；富贵而无收敛意者，尚其鉴之。草春荣而冬枯，至于极枯，则又生矣；困穷而有振兴志才，亦如是也。

难事，有志竟成，心分则废。远道，缓行亦到，性急何为？

酒足以狂愿士，色足以杀壮士，利足以点素士，名足以绊高士。

作之不止，可以胜天；止之不作，犹如画地。

凡人要便宜者事必从便宜坏，性刚愎者事必从刚愎坏，好刻薄者事必从刻薄坏，多疑心者事必从疑心坏，使气质者事必从气质坏，习阴谋者事必从阴谋坏。

凡人怠心胜者事无一成，疑心胜者事无一成，骄心胜者事无一成，行事不恒者事无一成，语言不一者事无一成，志愿太高者事无一成，易生瞋恚者事无一成，是皆可为修身行己者戒。

奔走于权幸之门，自视不胜其荣，人窃为辱。经营于利名之场，操心不胜其苦，已反似为乐。

土之积也则为丘；水之积也则为河；行之积也则为圣。

自多其名，其名不足。自多其富，其富不足。自多其能，其能不足。良贾深藏

若虛，諒哉！

事到全美處，怨我者不能開指摘之端；行到至污處，愛我者不能施掩護之法。

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，多畏者必無蹕越之見，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，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，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。

青天白日的節義，自暗室屋漏中培來；旋轉乾坤的經綸，自臨深履薄處操出。

星象要按星實測，拘不得成圖；河道要按河實浚，拘不得成說；民情要按民實求，拘不得成法；藥性要按藥實咀，拘不得成方。

君子氣甚熱而面甚冷，百計投之，不能中其所欲，而意在怜才，待人未嘗不恕；小人色甚厉而心甚荏，曲意逢之，无不得其歡心，而意在求全，待人惟有一刻。世間正氣人物，自然面目严冷，只是大肚皮熱心腸，人人好服事他，更覺汪洋千頃耳。

士君子所至使人人因我而樂，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。因我而樂，則視我如景星；因我而不樂，則視我如疾風苦雨。

冤家恩愛，心常作平等之觀；上帝悲田，眼不見可憎之物。性鮮貪嗔，六時畏

作恶趣；心能领略，四季都是良辰；昔人不云乎此老终当以乐死。青谿白石，倏生潇洒之怀；黑雾黄埃，便起炎器之念；此是心依境转，恐于学道无当。必也月随云走，月竟不移；岸逐舟行，岸终自若，则几矣。

夫人有志功业者，有志山林者，巢、许不能为管、晏，管、晏不能为巢、许，性也。故曰：兔脰续之则悲，鹤脰断之则忧。

常想病时，则尘心渐灭；常防死日，则道念自生。风流得意之事，一过辄生悲凉，清真寂寞之乡，愈久转增意味。

来今往古，逝者如斯，贵贱贤愚，谁能免此三尺红罗。过客而吊过客，一堆黄土；死人而哭死人，兴言及此。哀哉！当下修行晚矣。

有歆艳之心，便有怨怼之心。有迫切心，便有厌弃习。无歆艳则无怨怼矣，无迫切则无厌弃矣。

立心而认骨肉太亲，则人缘难遣。学道而求形神俱在，则我相未融。

人之享用，必视乎德。富贵福泽厚吾之生，惟大德为克胜之。德薄则弗克胜，祸至无日矣。贫贱忧戚，玉汝于成。惟修德可以遁灾，恐惧可以致富。通计天下之

人，苦多于乐。人之一生，亦当使苦多于乐。只看果实未来甘者，先必苦。涩酸辛其淡者，已绝少矣，盖五行之生理，实如此。初水，次火，次木，次金，次土，甘只一味最在后，是以始于苦者，常卒乎。甘未有终，始皆甘者。人当困厄之日，不可怨天尤人，当思动心忍性，生于忧患之意。若遇适意，不可志骄气满，当怀栗栗危惧将坠深渊之心。

天地者，万物之总名也。天地以万物为体，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。自然者，不为而自然者也。故大鹏之能高，斥鴳之能下，椿木之能长，朝菌之能短，凡此皆自然之所能，非为之所能也。不为而自能，所以为正也。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。

作善岂非好事，然一有好名之心，即招谤招祸之道。

或问，人不幸处继母异兄弟不相容，当如何。朱子曰：『从古来有这样子，只看爱如何。』王阳明曰：『舜能化象，其机括，只在不见象的不是。』

程子曰『吾以忘生，徇欲为深耻学者』，体此可以保身。

与人言，宜和气，从容。气忿则不平，色厉则取怨。

古之君子思所以显其亲者，惟立身扬名之为足恃。是以不求诸人，而求诸己。不务其外，而务其内。

每日间，闭户时多，出门时少，默坐时多，闲论时少，澄思时多，发虑时少，独居时多，群居时少，庶几所学，有自得处。朱子云：『为学如撑上水船，一篙缓不得。』

人要仰体父母望子之心，为士者，当刻苦埋头，务农者当努力耕种，贸易者当尽心经营，使父母意中常有，可以想望处，变养志之一诀。

夫风化者，自上而行之于下者也，自先而施之于后者也。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，兄不友则弟不恭，夫不义则妇不顺矣。

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，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，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。持己，得一敬字。接物，得一谦字。

自谦则人愈服，自夸则人必疑我，恭可以平人怒气，我贪必至启人之争端，是皆存乎我者。

须是留得赤子的心肠，方可为圣贤。须是留得书生的滋味，方可为卿相。

待己当从无过中求有过，非独进德亦且免患。待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，非但存厚亦且解怨。

书不记，熟读可记。义不精，细思可精。惟有志不立直，是无着力处。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。

今日居官受禄，当思昔日秀才时，又思后日解官时。思前则知足，思后则知俭。古今来许多世家，无非积德；天地间第一人品，还是读书。

明道先生曰：『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，只是敬也。敬则无间断。』以父母之心为心者，天下无不友之兄弟。以祖宗之心为心者，天下无不和之族人。以天地之心为心者，天下无不爱之民物。

吾辈读有字的书，却要识无字的理，理岂在语言文字哉！只就此日、此时、此事，求个此心过得去的，便是理也。

不躬行，便如水行得车，陆行得舟，一毫受用不得。

心志要苦，意趣要乐，气度要宏，言动要谨。

常有小病则慎疾，常亲小劳则身健，恃壮者一病必危，过懒者久闲愈懦。